

春秋家說

第五函
函六冊



春秋家說卷三上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襄公

晉靈之世鄭宋爭而楚因鄭以偏宋晉悼之初鄭宋爭而鄭借楚以抗晉故楚勢莫如鄭晉勢莫如宋乃宣之元年晉出微師以撓鄭而宋人偕其後遂委宋之自戰而晉無事此趙盾所以喪諸侯也襄之元年晉勤師以加鄭韓厥獨行諸侯次于鄆而宋人不與楚鄭屢犯宋晉皆當之而宋人不報此韓厥所以能合天下也晉委宋于鄭則威喪于鄭恩喪于宋弱宋以自失其輔是三喪也晉專鄭于己

而置宋于無爭則鄭無深怨于宋而益畏晉宋益暇而可
以爲晉拒楚是交得也鄭畏晉之專己威不喪也鄭無深
怨于宋則有加于宋而不力宋乃暇焉則宋恩晉也宋不
爭鄭楚無釁以過求夫宋輔不失也是故韓厥之爲是謀
審乎利害之歸矣天下無非義而可以利傳曰放于義而
行以其知伯者之義矣以其身而任天下之伯利亦已擇
之害亦已赴之實亦已任之名亦已尸之害不分名不委
夫然後可以守諸侯而任天下之蹟故易姤之二曰包有
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象言利夫子言義義在而委
之利亦委之矣故義者利之合也知義者知合而已矣

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激夫竊禮樂者攘臂以仍成
乎大盜而已甚言之也已甚言之激于末而忘其序夫竊
者固有序竊於人者亦有序是故反之以防其失也亦有
序禮樂之竊與其見竊則皆自征伐始矣征伐未之有竊
而遽有竊禮樂者必不受竊也童子之手搏黍莫與批之
固不可得而奪矣征伐之不能竊而遽竊其禮樂必不能
竊也一夫無挾遽黃其屋而冕其首狂而已矣旦然而夕
戮矣夫知竊者之序先于征伐受竊者之序先喪其征伐
則禮樂之竊大亂之極而始防不在是也非亂之始則禮
樂雖竊不任其咎況其本不聽竊者乎又況夫禮樂之行

節征伐而制其度足以治夫征伐之竊者乎故弗獲已而
咎征伐之爲竊資猶賢于其咎禮樂也雞澤之會大夫受
盟溴梁之會大夫庚盟宋之會大夫戶盟大夫盟而齊遂
移晉遂分魯遂專是會盟之爲盜資也而非也悼公立六
年而後親將以出欒韓荀三大夫專以其兵馳驅天下控
夫齊宋魯衛暨小國之卿胥制諸侯之師以成乎下移兵
歸之民從之功歸之天下望之權歸之君且畏之以無耦
之威成尤重之望率習于相從之民上偪其主而後會盟
之竊若行所無事而用其不容已是故弗獲已咎征伐之
召竊猶之可也征伐不可弭固不可勤卽可以勿勤之道

防之也征伐勤國君倦怵之以凶危誘之以尊安于是受
竊者發其篋出其器恬以授盜而不驚大禮之行雖勤不
倦大禮之制尊而光大禮之儀恭而安以審度而節兵利
器不操而固無所喪惡容彼竊者而斤斤以之憂爲

善用者不用其所用善威人者不威以其所畏天下無可
頻用而威無固威久矣用頻則竭威以所必畏則徐測其
無足畏而威亦盡也楚之爲天下患自熊通始熊通之以
患天下自蔑周始蔑周而不能得志于天下楚猶有畏天
下之心而無畏于周明矣齊桓召陵之師實以天下之可
畏者制之而名以周之職貢收之楚固不欲暴其畏天下

之實無甯收之于畏周而楚服惟夫齊桓之不殫其威而
以不用者用也乃桓名用周而實未用則其用周也固未
嘗以用用之也夫名者固有時而生乎實楚無甯收之于
畏周而遂成乎畏齊故以莊王之彊自處以伯不絕于周
之侯服去熊通之自大也已遠于是乎忌周之勢成楚忌
周則是周可以畏楚而晉得以用之也乃周僅有其威而
晉之不宜頻用也亦審矣何也周之威惟以不實用而僅
有者也晉厲之伐鄭三用尹單柯陵之盟二子與欽逮乎
悼公收鄭通吳以爲雞澤之盟而單子復蒞是何用周之
亟也夫晉之不能下楚而僅爭之鄭不足于楚之勢也爭

鄭而不必得鄭同盟以謀之尤不足于鄭之勢也僅得鄭而大會以收之要盟以保之自無可必保而叛吳以怙之尤大不足于楚鄭之勢也有不足之勢暴于楚暴于鄭然且煌然引重于周則晉之不能得鄭而急保鄭無以抑楚而仰之吳實已暴名已無權周之威無有餘焉者矣暴周威之無餘貽楚以無畏之慰而益生其力楚力生晉力死故竭其用者竭其力也于是而齊桓之陰陽名實起無威之用以伸威于楚者其短長盡露而道爲之窮夫晉之始伯無是也戰勝楚而後爲溫之會示楚不足當周之治也靈景之世晉爲楚絀而猶無求于周故莊王之彊不自處

于伯而不得厲始用周悼踵用周而周竭周竭而晉恃以
伯者亦竭幸楚審之非熊通平旅也悼乃薄收之鄭而不
喪諸侯以厲悼之事值通旅之敵晉僨而周亡久矣晉悼
之宜喪伯也三而獎大夫不與焉用周用吳無能加楚而
全力以向鄭三者皆足以亡恃無其敵焉耳春秋書悼公
之事張皇紛紜喧豗勞疲情形具于策望而知晉之且替
傳曰史外傳心之要典其此謂乎

以德建者與畜德者鄰以道建者與適道者鄰以謀建者
與善謀者鄰故書曰臣哉鄰哉鄰其所鄰而有功故易曰
出門交有功晉悼之不擇下而與猥末之陳鄭相鄰以謀

功之誦也不亦宜乎鄭之決從楚也盟蒲以後十三年矣
陳之不北向也辰陵以來二十有九年矣公子申殛楚紂
于吳嬰齊恚死夫二國者乃驚愕失措而請盟于晉嗚呼
以此謀國亡之徒也與亡之徒者鄰驚喜失據奉王臣合
天下以與之謀晉之去陳鄭也能幾哉往者晉得鄭則楚
師必及于滎鄭受盟于雞澤楚兵不加鄭者五年側戮申
殛嬰齊不保王夫貪而專國陳以之叛夫非謂楚釁之不
可乘也非謂陳鄭之來而不宜受也陳鄭偷而附于晉晉
能弗以偷受之則知二國者失據而無固志閔其弱以惛
焉重可閔而不可恃也閔而受之知不可恃徐收之而不

爲之動晉文之于衛請盟不許不恤褊心之譏而持之益堅此志焉耳奉王臣合天下以敷心腹腎腸于不可恃之羸者相與爲偷以待壬夫之死而後戒何戒之晚也若夫楚之有可乘矣上不難以請王命致王臣下不難以盡合山東之侯氏投閒而起大舉以向申息之北門亦奚求而不得而屈一鄭君致一陳大夫卽若定天下于几席之上沾沾然兩旬之內再勤雞狗馬之血指天畫地而謀保此一日是陳鄭之以救亡而取亡者晉乃欲用之以伯是可不爲之大哀邪齊桓之用江黃以成伯而卽以毀伯固不如晉文之獨用齊秦也江黃無恃力而陳鄭抑無恃心亡

之徒者恃我以爲心未聞我之以彼爲心也晉厲公再振之業衰于悼喪于平絕于昭無他不擇而已矣己未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庸主具臣之偷心春秋傳之矣

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通其義者非謂事大之卽爲畏也惟畏而後可事大以保國也故大功有所居大名有所當大事有所任大機有所秉秉大機任大事當大名居大功吉之所生凶之所伏凡若此者非國小人微可乘閒以攬之己其亦明矣晉之欲合吳也盟于蒲以俟而吳不應會于雞澤專使以迎吳而吳不赴蕞爾之鄆介魯以通吳于晉而吳遠去其國以受盟于戚何鄆

之無忌也鄆者吳之北道魯之南鄙莒之西徼也鄆南得

吳北得魯以邀功于晉鄆乃無莒鄆南得吳西邀事于晉

滅于莒而不亡

滅鄆而鄆復見猶陳蔡之滅于楚而又復也公穀說不足信

鄆乃無魯

無莒無魯鄆不復有畏威之心矣會戚之明年剝喪于莒

不三十年而竝入于魯任天下之樞繫一時之望嫉于人

而居之已盈遠怙而近不恤不亡何待焉夫弗畏而以正

猶莫之保江黃是也況鄆之通吳通非所通以肇中原之

亂者哉小宛之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

能穀畏者畏其不穀也巫之如晉與叔豹齒戚之會與吳

人齒無所往而不自謂穀無所往而不得亡也

聖人之言與天同化天化之緼中也中者不偏不倚而藏諸用者也藏諸用無顯用矣故德行于生殺而生殺亦不以意天之所爲易知而不可測也聖人贊天之生殺而天不與聖人同憂夫婦與聖人之知能而聖人不與夫婦同激聖人不憂則無以修道而立教天之道教固行不待憂也夫婦不激則不能好善而惡惡聖人之好惡已誠不待激也謂莒人以其子爲鄆後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與滅國等此激論也二傳以其激怒爲聖人之激詞審然一往之喜怒感而爲己甚之生殺夫婦與能之而豈曰游夏不能贊邪且夫莒之以子後鄆也鄆之宗祀未殄鄆之社稷未

屋郢之公族未降于編氓郢之宗子可與爭而特未能爭耳與夫毀宗廟屋社稷編氓其子姓嬰城力守勾免而不得者情理之相去豈但疑似之間哉況乎郢君實自亡而後莒私行焉寬郢以亡國之善詞是賈充之不宜得惡諡也有激詞則有深文有深文則有姑縱終以逆夫婦之同情拂天地之生殺躁以樂新者特未之察耳故我知莒人之滅郢也我知趙盾許止之弑君也我知鄭髡頑楚麋之以病卒也我知蔡侯申之爲盜戕也平情篤性以觀于聖人之言易知者或尙莫之測也激喜而津津激怒而悻悻激易簡以成乎險阻奚當哉夫婦有聖人之知能聖人無

匹夫匹婦之喜怒道之不明激者亂之也

或說春秋曰錄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非君子之言也韓
非申不害之燭道衛嗣君曹叡唐宣宗之蠹治此而已矣
小知詹詹大知閒閒小知者大知之賊也錄毫毛之善鄙
師鄮長之課也貶纖介之惡督郵巡微之司也春秋天子
之事而從乎鄙鄮郵微之知以此治經不如其無治矣春
秋之取舍聖人之喜怒也善無當于聖人之喜齊桓存衛
而有不予惡無當于聖人之怒晉文召王而有不奪故夫
善不全而惡未極者賞罰有吝焉慎之至矣乃均此一事
也此有毫毛之善而彼有邱山之惡此有纖介之惡而彼

有江河之善詞難兩顯姑無已而抑大以伸小則元德隱而巨慙逸故弑君大惡也鄭髡頑之如會小善也以髡頑之不宜于得弑而逸弑君之辜將有君而賢人戕人弑而弗治乎考髡頑之事晉非果有棄夷卽夏之志也公子申戮嬰齊死楚挫于吳而去之若驚以勢沮焉耳善固不可采弑君之惡固不可逸采之于纖介之疑似而逸邱山之顯辜申韓之學所以仍自屈也役情于一往而屈于其繼或怵惕有餘而是非隱或惡怒不返而斟酌廢曲以爲名細以爲法取新于耳目以疑天下之適從非夫敢于賊道者無尙此也故曰我知髡頑之自以病卒也二傳之傳聞